

京权图字 01 - 2005 - 4323

Made in USA

by Monsieur Guy Sorman

Translated by Wang Xinlian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4.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非经书面授权 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制造 :在文明与现实之间/(法)索尔曼著 ;王新连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9

ISBN 7 - 80211 - 197 - 8

I. 美...

II. ①索... ②王...

III. 美国—研究

IV. D77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9671 号

美国制造 :在文明与现实之间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50(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h t t p ://www. cctpbook. com

E m a i l :edit@cctpbook. 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234 千字

印 张：16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序 言

美国人不再是欧洲人。他们曾是欧洲人吗？从一开始起，他们就在不断地从欧洲分离出去。首先是在宗教方面，清教徒^①和其他一些小团体自愿流亡，为的是寻求自由空间。他们的异端邪说还在不断延伸，因为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信仰上帝，或者宣布信仰上帝；而在欧洲，这种信仰是越来越少了。

美国独立后，这种异端变成了哲学异端：美国人以从未有过的勇气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民族。那是 1776 年，《独立宣言》给予所有公民以“追求幸福”的权力，任何人都不被排除在外。对共和国的这一定义，否定了欧洲特色，因为它们是建立在经受不同灾难的基础之上的。

在 1830 年代，权力从精英们的手中逐渐过渡到群众手中，贵族精神让位于平等精神，美国式民主成了大众民主。而在欧洲，我们的精英们，始终都没有适应这种形势，他们将美国的这种民主说成是平民民主，因为它漠视知识分子们的威信；但是，亲身经历这场民主革命的亚历克西·托克维尔^②预测了西方世界的命运，尽管他对这场民主革命毫无热情。

① 清教徒是基督教新的一派。16 世纪 60 年代由英国教会（即圣公会）分出。主管“清洗”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制度和繁琐礼仪，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由此得名。——译者

②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法国贵族、历史学家、政治家、法官。美国民主的伟大观察家，曾留学美国，是最早在法国介绍美国民主的学者，回国后写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成为政治上自由主义者的经典。曾任法国外交部长、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

在 1880 年代，当毫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之时，美国同欧洲之间的鸿沟加大了。从那时起，美国变得难以追赶和摹仿。对欧洲来说，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过于僵硬；我们还是更加钟情于我们社会职能强大的国家，而不是他们那种尽量弱化的国家，尽管社会职能强大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们的经济发展。

1918 年，威尔逊^①总统赋予美国推广民主和自由贸易的义务：这样一种“民主式的帝国主义”一直将它推向伊拉克战争。在威尔逊理想主义和欧洲对外交手段更加钟情之间形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 1960 年代，轮到美国妇女选择自由了。她们打破了她们的性别限制，某些人甚至创立了女权主义；这就是 1960 年代一代人的根本决裂。欧洲人对此予以认同，但是，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对于许多人来说，反美的原教旨主义^②，就成了对美国制造社会风尚自由化的抵制。

最后的一次异化发生在 1980 年代，这是种族方面的变化：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潮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将在此之前白、黑两色人种的世界变为各色人种混合的一个民族。当然，美国文明仍然是一种西方文明，但却不再是一种欧洲文明。

美国可以称得上一种文明吗？欧洲人很少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更愿将美国人看成是欧洲人的表亲。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把他们看成先行的，或落后的表亲，但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是具有进取性的表亲。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存在；我们每日每刻都在消受一些美国的东西。这种无处不在，令人难以忘怀，既引起人们的激情，更使人陷入沉思——对于美国制造的这些东西，人们或者喜欢，或者憎恶。

① 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 28 届总统，民主党人。——译者

② 世界上有两种原教旨主义，其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复古，认为当今社会应回到公元 7 世纪伊斯兰教创始时代，遵循穆罕默德遗训，以《古兰经》为准绳，全面实施伊斯兰法规，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制度。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是 20 世纪初一种极端保守的神学思潮，又称“基要主义”。鼓吹人们对《圣经》绝对信仰，无条件地接受基督教所宣传的全部“神迹奇事”。——译者

回忆一下 2001 年 9 月 11 日吧，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一发生，所有的欧洲人都或多或少地有点美国人的味道了；因为人们更加容易同情弱者。一年以后，当受害者阵营反击时，这些曾同情美国的人又反过来表现出同样高的热情，但这次却是反美的情绪，不管他们是有理的，还是无理的。

本书试图在可以想象的程度上远离这样的极端；本书讲的不是他们与我们的关系。在这里，我不是向人们建议举行美国式的选举，也不是摒弃美国，更不是去摹仿美国。我所进行的调查仅仅是显示他们与我们之间的不同。

对于美国制造的这种文明，我不能说了解得十分透彻，只是表达一点客观看法。我的观察，只是一种“有心游客”的观察，而且这种用心是长时间的；本书描述的历程结束于 2004 年，但它开始于 1962 年。

中文版序

一名中国读者为什么要去读一个法国人写的关于美国文明的书呢？直接读美国的书不好吗？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可是，在我的脑海里，马上就想到了几个过得硬的理由。首先，在法国的文学界，自18世纪末就有去美国进行考察的独特传统。在这些探索中，最有名的是亚历克西·托克维尔进行的考察，通过这次旅行，他于1837年出版了一本《论美国民主》的书，这是一本颇有先见之明的著作。书中，他以实地考察为基础，不仅描述了美国的独特之处，称其为“新文明”，而且预言到世界性的、不可避免的民主大发展：据托克维尔称，美国是未来世界的象征。这种对未来的探索，以及对托克维尔的怀念，指引着我的考察。在我对民主、美国新宗教、资本主义或对个人身体的自恋崇拜的描述中，也有一些预言性的东西，这一点敬请读者诸君谅解。

中国读者要阅读法国人写的书的第二个理由，在于法国人与中国人在对美国的态度中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我们法国人和中国人，对美国既向往，又气愤。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考模式和工作方式以及消遣中，我们正在引入美国文明的许多特色。这一切，都是通过电影、电视、音乐、消费品，以及宗教崇拜的方式来实现的。同时，无论是法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们都坚守我们的文化个性，并认为这些个性至少正在受到世界范围内美国化的严重威胁。无论是法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们都坚持认为我们的文化同美国的文化一样，也是世界性的文化。这足以解释为什么法国和中国都与美国维持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关系。

但是，本书并不要求读者诸君接受作者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立场；将本书奉献给读者诸君，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奇怪的是，美国正在冲击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了如指掌，但是，我们对美国内部社会又了解多少呢？在总体上来说，了解得实在微乎其

微，因为了解一个国家需要时间。本书是与美国 40 年密切接触的成果。敝人希望本书能对更加详尽地了解美国这个独特的社会作出绵薄的贡献。这种文明极其独特，以至于人们不能，也不应该将它与欧洲文明混为一谈；很久以来，美国人就不再是欧洲人了。读完本书，悉听尊便，可以去爱美国，也可以不爱美国；本人只是希望每个人的选择是理智的选择、明智的选择，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居伊·索尔曼
2005 年 7 月于北京

译者的话

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每个人，根据其处境不同、亲身体验不同，会作出不同的回答。而这本书就是全面介绍美国文明的书，涉及到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宗教信仰、文化、移民、种族、吸毒、暴力、犯罪、死刑、政治体制、民主、反叛、思想感情、理想、扩张野心等等。

记得曾有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唱道：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将他送到纽约；如果你恨一个人，就将他送到纽约。纽约是美国第一大城市，并且是美国经济的中心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一个缩影。这句歌词既包括对美国的向往，也隐含对美国的憎恨。可见，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根据个人的出发点和处境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评价，有时这些评价还会大相径庭：有人认为美国是天堂，有人却认为美国是地狱。其实，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只是人间的一个国家，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是一个既有优、也有劣的矛盾体。美国人民和美国文化，也同世界上所有人民和文化一样，都是既有优点，也有缺憾。

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其占世界的贸易额也是最大的。美国经济又是一个极具活力的经济体，许多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和管理新理念都源自于美国，全世界每年的发明专利有一半是美国人注册的。美国是一个市场相当发达的国家，市场左右着人们，政府的作用相对来说显得弱小了许多。美国经济为什么会长盛不衰，本书也给出了作者的一个答案。

美国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其政体中确有一些别国所不具备的优越之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典范，人们可以借鉴，但不能生搬硬套地去东施效颦。从真正意义上说，完美的民主国家只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目前的世界上尚不存在。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是不完备的。任何人都不能以民主教师爷自居，对别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对美国而言，其国内的民主，往往与

其在国际上的不民主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说，美国是一个在国内实行民主，在国际上实行霸权的混合体。霸权就不是民主，而是由美国少数人决定世界命运的专断，从而也是不尊重人权的一种表现。这从美国动辄就以人权和民主向别国施加压力，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动武的种种举动所证明。

美国文化一个重要而独特之处是，它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美国人民是由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组成的，时至今日，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美国没有移民。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将他们原来文化的优势和劣势一并带到美国，促进了美国的发展，当然也为美国带来一些别国所不存在的问题。但他们能够共处一室，相互宽容。

近些年来，国内介绍美国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本书是一本比较政治学的著作，是作者 2004 年出版的最新一本著作。作者从欧洲，尤其法国与美国的比较中全面介绍美国的文明，并对比了两者的优劣之处，读来颇受启发；加之这是一本面向百姓大众的作品，就像是在同你拉家常，拗口的专业术语较少。作者是法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著述颇丰；曾长期在美国生活，对其故国法国和旅居国美国都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书中许多说法较为中肯；又因其治学态度相当严谨，他的观点对国人仍颇有参考价值。诚然，作家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其观点会受世界观所局限，而其世界观的形成又受所在的文化氛围影响。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自诩其观点百分之百的正确，得到所有人的赞同与认可。更何况，每个人的看法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会有所变化的。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目前的许多想法和作法，在 30 年前的文革中都是很难想象的。本书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有些看法会与我们之中某些人的想法不甚一致，但这没有关系。大家可以保留不同想法，这才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可以让时间这个最终的裁决者作出最后的判断。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观点只是作者的观点。我们只是向有志于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专家提供一点素材，希望有益于推动相关研究深入发展，促成学术繁荣。能对社会发展有所裨益，就更值得庆幸了。

王新连

2005 年仲夏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3)
第一章：隔窗观景	(1)
第二章：两种文化之对抗	(31)
第三章：全民健身狂	(69)
第四章：上帝就是我	(85)
第五章：毫不宽恕	(105)
第六章：黑人问题之终结	(125)
第七章：叛逆的共和国	(147)
第八章：欢迎移民	(165)
第九章：创造性破坏	(187)
第十章：帝国式民主	(209)
题 跋：追求幸福	(231)
资料来源和参考书目	(235)



第一章

隔窗观景

USA

在我的记忆里，美国的第一印象好比一道划痕，虽说十分平常，却是难以忘怀的。在我双足踏上美国土地之前的一刹那，我看到的是一排低矮的木房子，个个都涂着菰蓝色。它们十分相似，排列整齐，个个都拥有一个小花园，道路也是方方正正的。曼哈顿对我的冲击，即从侧面观看高楼矗立的城市是后来的事。40年间，我虽然频繁来到纽约，但第一次着陆所见，却和以后所获并无二致，或相差无几，那时如果善于从机窗观看皇后区，就可开卷浏览美国。可是得承认，18岁的我，当时并没有这样想。在1962年的时候，会到美国去寻求什么呢？

整整一个时代

包机当时还是一个新词，20世纪60年代，它出现在大学过道里的告示板上。当时，包机使人浮想联翩；它还未显示出不定期航班的不便。对整整一代大学生来说，它使他们得以实现自己的旅行梦。在那样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里，所有旅行都变得轻而易举了。对新大陆^①的描述同探险旅行一样陈旧，先行者以其读物和影片，信誓旦旦，力图要后来者相信，所有的美国女人都叫罗丽塔，或玛丽琳；亨利·米勒^②的小说尚在法国新闻检查机构的禁止之列，但它却成了人们在出发前了解美国实际

① 新大陆，亦称“西大陆”或“新世界”。即西半球陆地，包括南、北美洲。——译者

②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 1891生于纽约，1980年卒于洛杉矶），美国作家。其作品谴责社会及道德对人的束缚，主张寻求个人及感官的解放。主要作品：《南回归线》、《北回归线》、《粉红色的十字架》。——译者



美丽的纽约市一角

的指导手册。等待我们的女人不在戴高乐将军^①的那个死板的法国，而是在美国。

我们的幻觉来自何方呢？美国电影将我们引入了歧途；我们尚不明白，人们对当时的大明星金·诺瓦克趋之若鹜，正是因为她不是人们很容易接近的，卡里·格兰特亦然。可能是我早去了一年：第二年，即1963年，玛丽·麦卡锡出版了描写妇女内心世界的第一部小说《群体》，而社会学家贝蒂·弗里丹出版了《被神秘化了的女人》。这两部著作奠定了女权运动的基础，这种女权运动改变了美国两性之间的关系，后来又改变了世界其他地区的两性关系。

将我们带离古老的欧洲的包机，能否抵达充满诱惑的新大陆呢？组织者得说服足够的人参加旅行；如果人数不够，包机就不起飞。当时，人们还不大到处跑，飞机票也很贵，我们有点担心：一架飞往纽约的法航飞机，即第一次不停降地飞越大西洋的波音707飞机刚刚摔了。当时，只要飞机平安地降落在机场上，乘客们就会向机长报以掌声。包机的票价定在600法郎；我当时做家教，是每小时20法郎。1月份，票价涨到800法郎，巴黎政治学院学生会的组织者们，在学校的走廊上遭到辱骂。我们一心琢磨包机的事，把雷蒙·巴尔^②的经济课和勒内·雷蒙的历史课抛在脑后。除了票价外，起飞的日期也经常在变。出发的日期临近，我们考虑的是，整个行程是10个星期，而且时间不能缩短，怎么过呢？那

① 戴高乐将军（1890-1970），法国将军、政治家兼作家。曾担任法国总统（1958-1969）。——译者

② 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 1924- ），法国经济学家、政治家。曾任法国政府总理（1976-1981）、经济财政部长（1976-1978）和里昂市长（1995）。——译者



千帆待起的港口

个国度是那么阔绰，而我们当时又那么贫穷。现实比我们担心的更加残酷：1962年去美国旅行，平均每天才有五美元，真是一次减肥的行动，有时甚至不得不彻夜不眠。

同我的伙伴一样，我得依靠两个保护神，它们叫做基督教青年会和格雷亨德客运公司。基督教青年会本来是一个慈善机构，根据不同的城市，它可以提供每夜一美元或两美元的住宿；而汽运公司格雷亨德，它的标志是猎兔犬，它提出了一个无限包干价，即99天99美元从美国东部到西部。在夜行车上睡眠，可以让我们省下基督教青年会的住宿费，同时可以让我们躲过同性恋者的骚扰，他们当时还没有被称为“Gays”^①，他们将青年旅馆变为他们约会的场所。事实上，在美国，性是十分自由的，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不是好事。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客很少是青年人，也少有基督徒。他们在公共浴室内游荡，追逐刚到美国的青年人；洗手间是不关的，厕位有时甚至没有门。在所有公共场所都是这样：在一排这样的厕位尽头有一间带门的，可以从里面插上，但这锁是要花钱的。在这一点上，美国现在变了：男厕或女厕现在都有一扇半人高的门，可以将主要部位掩饰一下，仅此而已。对此，欧洲人感到惊奇，不舒服。因为在美国与欧洲相反，方便是不用关门的。

① Gays一词本为形容词，意为快乐、欢快，后演变为寻欢作乐，再后变为名词，专指同性恋者。——译者

对身体的这种展示令人迷惑不解；在对美国的研究中，或者在对新旧大陆的对比中，没有人提到过这个问题。在此，人们可以推测出天主教世界同清教徒世界之间的文化差异：在任何场合展示自己的身体，甚至是极私密之处，难道这就是毫不隐瞒吗？在过去的新英格兰^①，禁止使用窗帘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亚历克西·托克维尔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作出了另一种解释。“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他写道，“每个人都应该构筑一种个性，身体和衣着是其组成部分。”但是，将一切都纳入民主范畴，托克维尔有时也感到烦了。

美国女人又怎么样呢？她们没有法国现代同类那么怕生人，她们善于调情。“调情”一字的出现，可能比其实践要新一些。在调情当中，腰带以上，任何事情都是允许的，甚至是无所谓的；而在腰带以下，则是被社会和宗教的原则所禁止的。此后，出身于这一代人的比尔·克林顿证实了这一点。1998年，当他被问到与莫尼卡·莱温斯基的关系时，他宣布：“我同这个女人没有发生性关系。”^②他自认为是真诚的。

40年之后，这个美国又剩下了什么呢？

从熔炉到沙拉碗

1962年，在我们飞越的皇后区里居住的是意大利人后裔。2004年重新访问该区时，那里住的是新兴的美国黑人中产阶级。意大利人哪里去了呢？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了，迁居到更加绿郁葱葱的郊区去了，并融合到欧洲人的熔炉中去了；意大利留给他们的可能只剩下其祖辈的姓氏了。

在19世纪，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犹太人之间通婚是不可想象的。但是，1900年，纽约作家伊斯瑞尔·赞格威尔^③预感到这将要发生，就创造了一个新词：“熔炉”。从那时起，移居美国的各种群相互融合了，

① 美国独立前英国在北美洲殖民地的总称。——译者

② 克林顿只承认与莱温斯发生过口交，而在他的心目中，这不能算是性关系。——译者

③ 伊斯瑞尔·赞格威尔 (Israel Zangwill, 1864-1926)，英国作家，犹太复国主义的鼓吹者，在作品中以现实与幽默的笔触叙述了犹太族群的生活。主要著作是《犹太聚居区的孩子们》。——译者



纽约肯尼迪机场

在两三代人之后，甚至族群一词也只剩下在民族服装中的记忆了。来自欧洲的各族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了。有一半的美国人，当你问到他的根时，他会讲出多个来源，还要再加上他们配偶的族源。在1962年，欧洲人之间的混血已不再引起争论；很明显，一种欧洲血统形成了。这是真的吗？

1965年，早自1920年就羞羞答答地开启的移民潮大门重新打开了，这次不仅是针对欧洲人的。其结果是在30年间，从亚洲、黑非洲和拉丁美洲来的移民蜂拥而至。美国巴尔干化^①的恐惧产生了，在20世纪80年代，这是一个挺时髦的话题：美国是否会成为这么一个国家：许多取得美国国籍的人住在那里，有的来自欧洲，有的来自非欧洲的其他地域，各自固守一方，保持着自己的习俗，共处十分困难，会不会呢？悲观主义者预言共和体制将要崩溃，乐观主义者预测到一个新的社会即将来临，即“沙拉碗”式的社会模式将替代“熔炉”式的社会。在这样一个沙拉碗式的社会中，人们将混居在一起，但又不失去他们固有的自我。这样的担心被证明是过分的：从根上说，美国一开始就是沙拉碗，但两三代人后，就变成熔炉了。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是否改变了美国的这一模式呢？实际上，与20世纪80年代人们所预言的相反，西班牙人、非洲人、中国人、越南人、印度人并没有固守他们的过去，甚至他们的语言。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曾设想美国会成为双语国家；而在

^① 巴尔干半岛是欧洲民族最多的一个地区，各民族曾不断发生战争，最后形成各民族的弱小国家。所谓的巴尔干化，即根据不同民族分成许多小的国家。——译者

2004年，虽有几百万的墨西哥人讲西班牙语，但他们的子女都讲英语。对于亚洲人来说，这一进程还要更快些；2000年实施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表明，有一半的越南人嫁娶了欧洲人。在西班牙语的人中，这一进程的速度慢一些，有三分之一，但是，趋向一体化的倾向是相同的。

只有美国黑人，更多的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不是白人的种族主义，处身在这一融合之外：1962年时，96%的白人宣布反对同黑人结婚；而在2002年，77%的白人对此已不持异议了。同在欧洲一样，除了美国黑人这一例外（非洲新移民的态度明显有别，他们更像亚洲人，而不是美国黑人），某些人期望，令一些人恐惧的种族群居主义在美国已不多见。这种种族聚居在法国就曾受到诋毁。在各个城市里的某些社区，可能有类似的种族聚居地；这样的自我隔离，更多的是共有产权体制促成的。在那里，新房客的进住，需要房屋的股东们通过；但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和种族分隔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宿命。

因此，1962年宣布美国巴尔干化为时太早，而2004年宣布对此恐慌又为时已晚。族群色彩已经所剩无几：只表现在家庭的节日和殊途同归的感觉中，他们是爱国者，但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每一个美国人又总是美国人的同时，又是一点别的什么（犹太人、意大利人、华人……）。对本源的回忆保持下来，比欧洲人更长远，但这又不妨碍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令美国人自己都感到惊奇的是，每年上百万的新移民大潮，并未使制造新公民的机器伤风生病：熔炉经受住了考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和政治自由的宪法、创造就业机会的资本主义、使人充满梦幻的市场经济，这三者不断地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契约，而且是一个人们向往的国家；国旗和英语又把这一切包成一体。

国旗？1962年时，我从飞机上并没有看到。但是，它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2004年回到皇后区，发现它是无处不在的；伊拉克战争和对军队的爱国主义式的支持更使之随处可见。但是，这幅无处不在的国旗只表明对美国政府机构的认同，而不一定就是好战；展示国旗不一定是一种爱国主义行动，有时只是为了在合同上签字。民主，资本主义和每个人的上帝，签字和批准。

业主的社会

1962年时，我看到皇后区的房子都是相似的；40年后，它们仍是标准化的。但是，如果我能够就近观察，就会发现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在标准化表面的掩盖下，人们的衣着和汽车，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既相似又不同，反映出收入的差异。尽管这种差异是微乎其微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那些明显违背平等原则的人，即极富或极贫的人，就得离开这个社区，迁居到上面或下面的富人区或贫民区。根据他所叙述的可以看出，这位观察家是倾向这种民主式单一性的，或虚伪的区分；美国心安理得地进行着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试验。

皇后区的房子相似与否无关紧要，因为它们都是其住户所有的；这也不是说在那里就没有集体所有的公寓楼或社会低租房，但那只是个别的例外。私有的独栋小别墅即是那里的惯例，也是人们的梦想。美国式的梦吗？欧洲人如果有选择的机会的话，他们不是也宁可拥有自己独门独户的房子吗？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供承租的公寓大楼，是由上而下强加给人们的。它依据的是一种政治策略，是在社会主义和某种城市规划的名义下，集中建筑，并由公共机构向住户分租的。在美国，对社会形态的选择总与欧洲相反，因为人们理解到，民主是建立在业主社会基础之上的。抵押贷款又加强了这样的社会基础，它使贷款购房比付租金贵不了多少；加之房屋市场的发达，使人们购房、卖房同欧洲人买卖汽车一样易如反掌。

美国人喜欢购私房，而欧洲人选择集体公寓楼。美国城市没有中心区，而欧洲的城市则结构严谨，人们往往用地理因素来解释这种区别：美国有着广阔的空间，而欧洲人的生存空间却十分狭小。但是，在我看来，对社会形态的选择比地理因素起的作用更大：欧洲的城市是由权贵们管理，它们给予公民某些权利，而美国城市的秩序是自动生成的。在那里，是公民们向权贵们让与管理权。在欧洲，国家创造了民族。在美国，社会是建立在自治的基础之上的：居民群体无人搭理，只有自己自动组织起来，而不是等待上级机关来组织。美国的历史优待这种民主的意识形态，它往往迫使美国政府在对外干预时希望得到不同社会的支